

世纪文脊 人文典藏

天 涯 精 品

失落的 乡村

《天涯》杂志社 编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失落的 乡村

《天涯》杂志社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的乡村/《天涯》杂志社编. —上海:上海
人民出版社, 2012

(世纪文睿人文典藏. 天涯精品)

ISBN 978-7-208-10574-4

I. ①失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29385 号

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张玉贞
封面装帧 赵瑾

失落的乡村

《天涯》杂志社 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25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0574-4/I·983

定价 23.00 元

序

祛魅的世界无比荒凉

——序“世纪文睿人文典藏·天涯精品”丛书

孔 见

如果考古的结论值得信任,人类的存在已经十分古老,祖先们在地球表面的活动延续了数百万年时光。在浩茫而无法记忆的日子里,他们一直以采集、游牧或农耕的方式,生活在自然的荫庇之下。他们奉大地为神圣母亲,以谦卑的姿态承接着造物的恩泽,并对其充满敬畏与感激之情;他们与植物一起生长,分享它们的果实;他们的生活与太阳同步,随季节流转,从泥土中来,又回到泥土中去。在他们的眼中,人的生活是大自然浩荡流程中的一条涓细的支脉。

发端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，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化进程，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实惠，也大大改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集中营似的生产方式，密集的群居生活，得寸进尺地离间大自然与人之间关系，把生产乃至生活过程与自然流程分裂开来，人的存在也从深邃的自然背景中析离出去，沦为一种没有根源的、荒谬的存在。随着生产过程对自然流程破坏程度的加深，原来作为自然之子依偎在大地怀抱里接受哺育的人类，反过来吞噬其母体，使之变得愈来愈羸弱与丑陋，丧失其令人敬畏的神秘性。而脱离自然母体的孤独个体，最终成了繁复政治经济关系的纠结，在利益计较与权力竞争中耗尽心力，过着匮乏灵性与诗意的生活。

与大地同时被祛魅的还有天空。随着在社会生产中作用的不断凸显，科学对世界的解释被合法化、权威化，成为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，给接受驯化的人们洗脑。在科学描绘的图景中，浩瀚天穹里的无数天体，只是一场物质爆炸的碎片，它们在力的作用下莫名地运动着。于是，就像尼采所描绘的那样：诸神退隐，上帝死亡。今天，除了天文学家，人们不再仰望天空，他们回到大地，在滚滚红尘中埋头经营自己的世俗生活，不再寻找形而上的意义，不再过问生命的何去何从。对造物的仰止之情已经被对货币的膜拜所取代。在繁杂吵闹的街市上，卑躬屈膝地捡拾一枚枚铜板，然后爬上喜马拉雅山冰清玉洁的顶峰，昂首挺胸地踩上肮脏的一脚，这就是许多成功人士和当代英雄们所干的事情。

诚然，充满魅惑的世界令人恐惧，但过度祛魅之后，世界变

得无比荒凉,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,生命的灵性也失去滋养,成为一种枯萎的存在。而狭隘的进步观念,怂恿我们以背叛过去的方式来建构未来,以毁坏自然的方式来兴盛人文,从而走入一条越来越偏狭的道路。现代化的进程大刀阔斧地删节人类生命的诗意传奇,许多极具想象力的叙事版本正像野生动物一样相继灭绝。由于不断加剧的离间,人与自然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濒临破裂,灾难与末世预言此起彼伏,日益真切,令人惶惶不可终日,仿佛人类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。田园将芜,胡不归。在如此严重的时刻,静下心来品味一下与阳光和水同在,与草木一起成长的经验,阅读正在被删除的生活叙事,即便不能一时扭转排山倒海的局面,也能够给我们心灵些许的慰藉与安抚,让我们一起在晚霞中结伴踏上回家路。

孔见:学者,现为《天涯》杂志社社长,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

目 录

序：祛魅的世界无比荒凉/孔 见

二月二，龙抬头/人 邻 003

坝上/袁 璞 014

藏在草间/耿 立 034

外一篇：狗年月 038

乡村功课/周 伟 042

大雨把人赶回村庄/王卓森 054

外一篇：水产码头 058

集/胡 弦 063

遥远的乡村/张怀帆 070

火车火车/杜爱民 091

兰州畸人/韩松落 096

农民工/安 黎 106

我是我的陷阱/王十月 121

歧路上的孩子/江 子 134

回村庄之路/马 叙 153

准回车键/庞 培 168

乡村是我们的老家/刘亮程 180



二月二，龙抬头

坝 上

藏在草间

外一篇：狗年月

乡村功课

大雨把人赶回村庄

外一篇：水产码头

集

遥远的乡村

二月二，龙抬头

人 邻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其实是人忍不住要抬头了。美滋滋暖了一冬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油锅盔、酹茶、臊子面的日子，有些熬不住了。亲戚家串门，男人们打牌喝酒，近了是棉帽子捂着低头小跑，稍稍远是小毛驴车棉袄带上苦着棉被，再远了，怎么也不肯去了。太冷了。

快要立春的日子，可还是冷的，脸和手露出来的感觉，风一吹，还是飒飒的皮紧。立着呆望一阵子，时光是有些凝滞的。树也没动，没一点绿的意思。人悄悄各走各的，只是炊烟比寻常烈了些，没有风，也浓浓的，带着些干草的焦味，忽地在半空里散开了，村子就满是那麦秸的气味。



临近苦水街村，见去年疯长过的荒草依旧立着，很高，残留着细的枯枝，铁丝一样孤寂也傲然，心里忽然有“在阳光里纷纷碎了”的句子。

什么碎了？是那些干枯了但是还近乎高大的荒草？它们铁丝一样孤寂和傲然，但毕竟是有些已经禁不住岁月的煎熬，消逝了。时光并不是线性的，所谓消逝，是弥漫的，并不清晰的。

苦水产玫瑰，如果六七月，遍野都是玫瑰。来的不是时候，只有路边的苹果树，季节的缘故，还有灰尘，也许还有污染，树干乌黑。乌黑给人的感觉，并不是湿润，也并不干燥，只是一种笼统的黑，厚厚的涂抹了什么的黑，难以名状。

二月二，天渐渐更亮了，其实隐约的喜庆是慢慢起来的。现在的一切还都在背后，都还蛰伏着。虽然，那一点喜庆并不能真的改变什么。但人就是这样，借着这喜庆，一年一年过下去。

村子里，家家门框正中都贴着“门前子”——剪了穗子的剪纸。家家的主妇或是媳妇、姑娘，早早就像是琢磨新鞋样一样琢磨着新花样的“门前子”。谁家有了新花样，是不肯藏着的，女人们暗地里就传开了。全村都是自己家的样子，该有多美！人去的时候，正往里抬腿，忽然——就停下来。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那一眼给了人幸福，可以暂时停一小会儿的幸福。

红、绿、黄、蓝，“门前子”是有好些颜色的。剪纸的透，风透进去，院子里的喜气透出来，满院的饭食的香气也透出来。站在门里面朝外看，是透着的天，透亮亮的舒畅！

“门前子”不只在大门的门框上，里面的屋门门框上也有，人

的进出就给那好看的“门前子”照拂着。屋檐上也有，一溜儿，满满登登的，各样的颜色交织着，旧的屋檐也是新的，似乎屋檐生了喜庆的“芽”。

一家门里的洁净土墙上，见悬着一个易拉罐，剪子剪了，弯弯巧巧地折了，就成了一个香炉。女人的手真巧。尤其这心思，叫人心里忽地湿润润的，想这女人什么模样。这家里的地上、炕上，都该比别的人家整洁得多。整治下的饭食，该有多么香。羡慕这家的男人，可也只是羡慕罢了。

村里的小路边，随意供奉着神位。一家是：供奉玉皇大帝天尊之神位。碗口大的黑字，写在用一根杆子撑起的近丈把高的黄布上。下面一页黄纸，“门前子”那样的剪纸，剪的是当年的生肖。这样的供奉从未见过，不在家里，不在庙堂，甚至也不在祠堂，似乎供奉在路边，是要将家里祈求的和全村人共享，似乎也有借着全村人供奉的意思在。

有乡亲过来，亲热热地和主人家（多是妇女）说几句话，烧香，磕一个头，便走。

在一家的院子里（这家的院子比别家的大），沿着长长的院子，是一条扎制好的龙。它静静地悬在那里，由人摆布，甚至是顽皮的孩子，也可以随意拍拍龙的肚子，拽拽龙的须。此刻的龙还只是个样子，只是钢筋、竹子、布和彩色的纸的混合物。它需要借助一个仪式才能活起来。

这家的院子里，老女人们正在摆置八卦灯。大致是将近百的小灯盏摆成小学生习字的米字格那样。



那些灯盏是每年用过了都存着的。而反复的使用，灯盏浸透了油，颜色似乎变得深了，小，但是很沉重。

八卦灯是由老女人们点燃的。没有一个年轻人。为什么？她们虔敬、温情、缓慢，手法柔和。边上，另一张桌子上供奉着花馍（上面盘着月季花一样的花叶，点缀着红枣）和果子。女人们虔敬、温和的神色，待那些灯盏一旦全部点燃，似乎是呼啦啦作响的时候，就完全变了。忽然肃穆起来，给什么提着，紧绷绷的，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，人得等着，驯顺地等着。

灯类似于厚而浅的小酒盅一样，近百盏倒上清油，放好捻子，全部引燃后，稍稍起风了，火苗呼啦啦地响，黑色的油烟袅袅升空，是有几分骇人的。野蛮，甚至有几分杀气。

社火里扮演的角色，正在勾脸。勾脸是特别的技艺，这里的人每年要从外地——主要是陕西，请专门勾脸的师傅。

勾脸，一种是用土黄色打底子。并不是满脸打，只是先在人的脸上点满，再用手掌抹开。待擦匀了，再用玫瑰红色沿着鼻梁两侧，向眉毛画上去。整个的脸，是半深的玫瑰红。这是英俊后生。还有一种是花脸，是奇异的不对称。也是后生。两者的区别，前者眉清目秀，后者孔武有力。

还有一种，是丑角。从眉毛到鼻端，涂白色，眉毛黑长，弯弯地掉下来。有趣的是，还要在白色其中点缀些微红色。在眼睛和下颌处，点缀黑色。人的选择也是稍具丑相的。丑而具喜庆相。丑和喜庆，俊和庄重，有深层的关联。

勾脸的师傅，极其熟练，不论左手还是右手，都走笔飞快。

左右开弓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，实在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。

村子里不宽的路上，人群越来越多了。密不透风，社火就要开始了。

社火，据记载，是指在节日里的各种杂戏。

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九记载：“立春前一日，太守迎春于城东蕃鳌观，令官妓扮社火：春梦婆一，春姐一，春吏一，春官一。”所谓的春，是指的节令吧。春气来了，地气上升，地是微微温暖的。

更早的有范成大《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》：“轻薄行歌过，癫狂社舞呈。”自注：“民间鼓乐谓之社火，不可悉记，大抵以滑稽取笑。”

起码在宋朝，社火是“轻薄”、“癫狂”的。

现在的社火，依旧是有些“轻薄”、“癫狂”的。

先是鼓。太平鼓。

鼓声四通，为一组。噏、噏、噏、噏。噏、噏、噏、噏。击鼓，凡一组，或几组，击鼓的人必然变换一次动作。

鼓槌和大鼓的鼓槌也不一样。鼓槌是用麻绳密集地编成棍子形状的。

鼓声两通一组，促迫，鼓声三声，还是促迫，四声，匀整了，也庄严。古代军队似乎也是在这样的四通鼓声里列队行进的。

噏、噏、噏、噏。噏、噏、噏、噏。有时候动作是相当复杂的，比如会将直径近尺余、长近三尺的鼓，用带子系了，挂在脖子上，向空中满满地抡上一圈，或者是将鼓放置在地上，两腿在鼓的四



周变换，但是鼓声是一样的，嘣、嘣、嘣、嘣。

身着银白色衣裳，红色的鼓。节奏十分有力。推进一切的无畏力量！

再过来的是大鼓。鼓真的相当大，要整张的牛皮才蒙得住。现在是买的，过去是请匠人制作。

应该是在春夏之交，牛虎虎最有生气的时候。有生气的時候，皮才厚实坚韧，鼓声才轰然、壮烈。

这样的牛，宰杀的时候，应该有一个仪式。不像寻常的牛，随意宰杀。牛要洗澡，披红，要请人念咒，度它的英气在地，魂魄升天。宰杀的牛，轰然倒下。又一头牛，轰然倒下。喷涌着鲜血的牛，重重地砸在尘土的大地上。尘土起了老高，扑面的血腥和着尘土的气味弥漫着。这也是盛典，全村的人都来了，大锅支上了，切成大块的牛肉煮上了，大碗的酒斟上了，人们不醉不归。整个的狂欢节！

整张的牛皮，刮得干干净净的，晾在一边。

熟皮子的匠人来了，又静静走了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，那张硕大的牛皮已经是软软的，驯服的。

制鼓的匠人，已经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静静地等待着，算计着。鼓的架子已经箍好了，拍打一下，结实得很。甚至是几个汉子站在架子上面，也纹丝不动。

牛皮在掺了酒的水里浸透，也许是要浸七天七夜的。两张牛皮经过再次的挑选。其中更为坚韧厚实的一张将用于鼓面。制鼓师傅和他三个筋骨健硕、皮肤黧黑油亮的年轻的徒弟，兜起

整张的牛皮，对面站着，比划着牛皮的尺寸，似乎是在筹划一场战争。牛皮的倦怠，在等着制鼓师傅的手。

比好了，第一根炮钉打了进去。整个牛皮的位置就是靠着一根炮钉奠定的。整张湿润的牛皮给使劲向对面拉去。接下来是在对面钉下第二根钉子。东南西北四根钉子钉下后，其他的钉子顺利、均匀地钉了下去。全部的钉子都钉好后，用锋利的刀子将多余出来的牛皮精心地割去。真正行家的刀子都很小巧，貌不惊人。

绷好的鼓依旧在阴凉的屋子里，要等着它慢慢晾干。而这个晾干的过程，原本看起来并不怎么紧绷的鼓面，惊人地绷紧了。湿的皮子绷得太紧，干了以后是要绷裂的，这其中精确的计算，也许还有天意。接下来是进行修整。刮腻子，打平，上漆布，反复上漆，打磨，再次上漆。时光就在这近乎阴暗的屋子里悄然逝去了。

而制鼓师傅走的时候，憔悴得似乎没有一点力气了。他的力气都留给了大鼓。几个徒弟的胡茬子涌了出来，步伐也有些踉跄。这样的师徒短时间是没有人聘用的，人们要等好些天以后，等他们完全恢复了力气。

可打这鼓的，是女鼓手。近乎消瘦。天还冷，围着看热闹的人，还都是冬装，可她却是粉红背心、黑裙子、赤膊、墨镜。远处看着，削尖的脸，打得粉红。一侧黑鸦般的鬓上，是大朵的嫣红。

鼓手十分卖力，拉展了膀子。天下怎么会有这样既健朗又风骚的女人？鼓槌是二尺多长的指头粗钢丝绳制的，缠了麻绳，



击起鼓来，弹性十足。

鼓手沿着巷子一路打过去，身姿优美，力道十足，几乎是不歇息的。

过去了。再回来的时候，快步如飞，一双大脚，竟然不是女人！

为什么不是女人，而又要男扮女装？这一定是古老的秘密。雄性的鼓，以雄性的男人，是相克的。古老的道，早教会了人们。隐雄性之身，呈现的只是雌性，但男性的力道是在的。大鼓给虚拟的雌性驯服了，它的雄强的声音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龙也过来了。人群似乎给惹了的蜂巢一样，“嗡”地一下乱了。

龙已经成为重要的象征，甚至在微软公司制造的汉字软件里，拼音“Long”里面，龙字也是排在第一。在生活里，龙字的使用频率并不高，但是它太古老了，古老到叵测。一个高龄妇人，怀孕了，她欣喜地说，这是天意，她的孩子将是皇帝命。什么是皇帝命，其实就是龙命。那么古老的东西，竟然要影响那么多年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此刻，它已经不是刚才在一家院子里静静呆着的那条龙了。那会儿龙还是静的，笨拙，甚至是有些痴呆的。还没有人把它挥舞起来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，龙是没有意义的。而这会儿龙飞舞着，在一条本来狭窄的小巷子里，展示它无穷无尽的法力。

舞龙的带头人走在前面，左手执火炬，右手抓一把松香末，